

補續全蜀藝文志

補續全蜀稅文志卷之

黃岡杜應芳

裁訂

景陵胡承詔

外紀三

唐咸通十一年南詔入寇成都西川之民爭走入城  
所占地不過一席許雨則戴蓋以自比又乏水取摩  
訶池泥汁澄而飲之節度使盧耽召彭州刺史吳行  
魯共脩守備選兵三千人號曰突將蠻抵城下合榜

四面攻成都城上以鉤鑿挽之使近投火沃油焚之  
攻者皆死頃之與戰又奪其昇仙橋是夕蠻自焚攻  
且遁去後知成都有備自是不復犯矣

蜀鑑

寶應四年以趙彥呐爲四川制置副使知興元府端  
平元年爲四川制置使兼知興元府端平二年元人  
自鳳州入遂擣西池谷距沔九十里吏民議退保大  
安知沔州事高稼言于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退無退  
若能進據險地以身捍蜀敵有後顧必不深入若倉  
皇召兵退守內地敵長驅而蜀事去矣彥呐曰此吾

志也至蜀曰轍帳前總管和彥威以軍護沔後彥訥  
進屯青野原元人圍之知天水軍曹友聞聞之往救  
遂改其圍三年元人又衝太安軍彥訥不從友聞控  
制太安以保蜀曰友聞以爲不可彥訥不從友聞遂  
渡江逆戰竟及于難

出水史

宋乾德三年全師雄據彭州稱興蜀大王雅雅州兵應  
之太平興國九年七月雅州江水漲九丈壞民廬舍  
淳熙十二年黎雅州獻馬有角長三寸景房亦傳曰  
臣坊上政不順厥妖馬角茲爲賢止不足也

雅志

漢時自越嵩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

漢縣

符都大武帝

天漢四年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

主漢人順帝永和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

今姓與田名

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內屬後旄牛夷叛攻關益州

刺史張喬與西部尉破之

雅志

漢時六詔兵將不能相君長入唐漸強盛天寶中異

牟尋悉衆二十萬入寇與主番并力侵黎雅叩邛峽

關懿宗咸通十四年會龍復寇蜀隴黎州入邛州成

都大震僖宗乾符元年劫掠嵩雅間破黎州入邛峽

關掠成都西川節度使高駢遂至大渡河奪鎧馬執  
酋長五十斬之收印畧關南詔遁還後至遣使許婚  
宋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乃棄越嶲諸郡與大渡  
河唐代宗大曆十一年吐蕃入掠黎雅十三年敗茂州  
畧扶文遂侵黎州宋自黔黎以西至沿瀘嘉敘自階  
文折而東南至威茂黎雅備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  
剛夷惡獠殆千萬種自治平之末訖於靖康大抵皆  
通互市奉職貢雖時有剽掠如鼠竊狗偷不能爲深  
患云宋黎雅州土丁集沿邊農人火甲爲之蓋雄邊

子弟之遺法舊無行陣軍伍但以甲總領之

雅志

元豐中郡牧判官郭茂聞言臣聞頃時以茶市馬蕪  
用金帛者亦聽其便近歲事局既分始專用銀絹錢  
非蕃部所欲且茶馬二事實相瀕乃詔專以雅州之  
名山茶爲易馬之用自是蕃馬之至者稍衆久之買  
馬司復罷蕪茶事自李杞建議其後二職分合

不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川方義尉其鄉人郭仲  
翔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  
南蠻作亂以李蒙爲姚州都督帥師討焉蒙臨行辭

元振元振乃見仲翔謂家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  
姑將行如破賊立功其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縻薄  
俸也家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  
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  
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領才果以  
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縮大  
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賢師之克殄功  
在旦夕保安劾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  
尉僻在劍外地通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况此官



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晉之格限更思  
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丘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  
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  
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露功効承茲凱入得預  
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  
願爲圖之幸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寒以望  
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于李將軍召爲管記未  
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國與戰破之乘勝深入  
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

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保安旣至姚州適  
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于蠻中間關致書于保安  
曰永固無恙頃入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  
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  
身世已矣念鄉國睿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繫身非箕  
子且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于蘇武宮中射鴈寧期  
于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滂沱  
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  
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于舊國望松楸于先塋忽忽

發狂扁臆流慟不知滄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慙  
吾與永固雖未披歎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  
儀不離夢寐昨蒙柱問承閣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  
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于  
戎行非僕遲遺于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何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  
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方屈計窮而蠻俗  
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垂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乃苦相  
求索絹千匹此信通問仍索百縑願足下早附白書

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吾覓得歸死骨更  
肉惟望足下其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  
廟堂難可諮啓節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驟往  
贖華元類宋公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不道  
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  
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堅死則蠻夷之鬼  
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得書甚傷之  
時元振已卒保安及爲報許贖仲翔仍復其家得絹  
二百匹因往嵩州十年不歸經營財物前後得絹七

百匹數猶未至保安素貧窶妻子又在遂州會贖仲  
翔遂與家絕每於人有得雖尺布升粟皆漸積之後  
妻子飢寒不能自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  
南求保安所在於途甲糧盡猶去姚州數百里其妻  
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  
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與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  
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番丐而往贖因往姚州棄  
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  
長是以悲哭安居大前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

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迎  
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謂保安曰  
吾嘗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  
分意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  
我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停頓見顏色吾今初  
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匹濟公此用待  
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塏還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  
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  
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

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  
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仲翔久於蠻中  
知其款曲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人皆有姿色旣至  
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不受曰吾非市  
井之人豈待報邪欽吳生分義故因人成事耳公有  
親老在北且克其脆之資仲翔謝曰鄙身得還公之  
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瞑目敢忘大造但此  
蠻口固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難違乃  
見其小女曰公旣煩繁有言不敢違公雅意此女最

小常所鍾愛今爲此女受公一水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爲安居厚遇天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參軍則迎歲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參軍秩滿內憂壅畢因行服幕次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沒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水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桮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遂至



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節皆墨記之

墨記骨節甚其次第

恐壘殿時有失也

盛於練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貯於竹籠

而徒跣親負之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盡以家財三十萬厚產保安仍刻石頌美親廬墓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載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酋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之等經歲仲翔思比因逃歸追而

得之轉賣與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  
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  
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得之復賣他洞  
洞主得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  
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自足背釘之釘達於水每役  
使帶帶二水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鑊隲仲翔二足  
經數年瘡方愈木鑊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  
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爲取  
之故仲翔得歸焉

吳保安  
傳終

屠繼雲南洱海人正德中知蘆山縣縣境與大全六  
番土官高繼恩楊世仁地相接二氏凶暴墮下害及  
蘆山縣縣民茹祺好李以帕紫桐秘無敢動者土軍  
種縣田顆粒入天全而縣民爲納稅鸞爲不平乃教  
縣民學弓矢民番蠢蠢入有其勇擒高氏用事豪僕  
係縣獄高氏聚衆劫獄鸞令其子追捕其子死焉彼  
此交惡搆兵高楊合并攻蘆山赤地百里鷄犬皆空  
奏聞於朝命遊擊王將軍曹王征之未下有司以間  
謀謀之先期楊氏擒高繼恩送按察司獄厥後高氏

擒楊世仁亦送按察司獄皆伏斧鑕焉自是上官不敢犯蘆山皆屠鷄爲志先也

山雅州志

晉宋以還郎中不歷員外謂之士山頭景龍中趙謙光自彭州司馬入爲大理正遷戶部郎中賀陟爲員外戲詠之曰員外山來羨郎中望王不優誰言粉署裡翻作土山頭謙光酬之曰錦帳隨時設金爐任意薰惟慙員外署不應列星文

天中集

名山之普慧大師本嶺表來流寓蒙山按碑西漢僧理眞俗姓吳氏脩活民之行種茶蒙頂設化石爲像

其徒奉之號甘露大師水旱疾疫禱必應宋淳熙十三年邑進士喻大中奏師功德及民孝宗封甘露普慧妙濟大師遂有智炬院歲四月二十四日以隱化日感集寺薦香宋元各有碑記以茶利山之興焉夫啜茶西漢前其名未見民未始利之也浮屠自東漢入中國初猶禁民不得學賀如晦記稱西漢吳姓則華人也時安得華人爲僧乎考之張大用記本圖經稱後漢有高僧携茶種蒙山茶爲天下利益然復爲按茶化石其徒負以鑿像爲堂奉之又稱梓童神君

附鸞碑記正其爲後漢人名理真西漢之稱豈欲古

其人大用之記豈欲神其跡耶

升菴雅州志

宋淳化三年五月名山大風雨登遼山圯壅江水逆

流入民田壞稼

不知登遼  
爲今何山

牛寨山忽震裂人驚駭欲

死見一石龍在中貼崖上不能去其對崖上有鱗甲

印跡會是山一禪僧即嘯聚爲盜至萬人竟不能擒

後隱身他郡名人有見之者

出雅州志

晉桓溫伐蜀叅軍戰沒衆懼欲退鼓吏乃誤鳴進鼓

蜀衆大潰李勢遂降

蜀漢後主嗣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  
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於人蜀果亡

蜀孟昶末年婦女競爲高髻號朝天髻未幾昶入朝  
於宋至今蜀中效之

東坡仁宗朝登進士科復應制科擢居異等英宗朝  
判鳳翔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且欲  
召試秘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之如軾豈不能邪  
宰相猶難之及試又入優等遂直史館神宗朝以議  
新法不合補外李定之徒媒孽其詩文有訕上語下

詔獄欲寘之死。上獨庇之。得出。方在獄時。宰相舉軾。詩云。根到九泉無曲處。世間惟有蠶龍知。此不臣也。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推求時相語。塞上一日。與近臣論人才。因曰。軾方古人孰比。近臣曰。頗似李白。上曰。不然。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累有意復用而言者。力阻之。一日。忽出手札曰。蘇軾黜居。思咎閔歲。滋深。人才實難。不忍終棄。因量移臨汝。哲宗朝。起知登州。召爲南宮舍人。不數月。遷西掖。遂登翰苑。紹聖後。熙豐諸臣當國。元祐諸臣例遷謫。崇觀間。京卞用事。



拘以黨籍禁其文辭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  
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錄宮  
醮筵其主醮道流拜黃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  
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  
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爲之所奏何事對曰  
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  
惟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冷齋  
夜話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習殿顧問者多致失

措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奏無事獨曰李融字若川謂  
何過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  
字若川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

編脩

坦齋  
筆衡

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嘗言自上可  
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子田晦默以  
許可嘗戒子瞻擇交子瞻曰吾眼前見天下無一個  
不好人此乃一病子由監筠州酒稅子瞻嘗就見之  
子由戒以口舌之禍乃餞之郊外不交一談惟指口

以示之

滄浪野錄

外紀三終

補續全蜀稅文卷之四九

黃岡杜應芳

以長子

景陵胡承詔

志餘

外紀四

范禹偁彭州九隴人也父處衙吏禹偁少折落隨母  
改適張氏因冒姓張名有道士謂之曰子骨法異當  
若讀書他日必大貴遂入丹景山從師苦學天成中  
登第始復姓上郡守啓曰昔年上第誤標張祿之名

今日故國復作范睢之裔知祥以爲濛陽令召入侍  
太子昶嗣位累遷翰林學士凡三知貢舉後從昶歸  
朝授鴻臚卿歷代小史

郭祥正母夢李太白而生祥正以有詩名梅堯臣曰  
天才如此直谷後身也

東坡云推聞老蚌生明珠亦省老兔生於菟坡翁子  
山已卯生坡號卯君生子名虎兒故云云

楊六尚書自無笑妻兄也初除東川節度使代妻貧  
兄云負得無鴛鴦妹可匪空寄蜀亦來又集食寄

詩云蠻旗如火行隨馬蜀妓如花坐繞身不使黔婁  
夫婦看誇張富貴向何人韻語陽秋

唐末蜀中有唐求放曠跡逸方外人也吟詩有所得  
將藁撚成丸投大瓢中後臥病投瓢于江曰茲瓢不

沉沒得之者得知吾苦心耳瓢至新渠江今合州有

識者曰此唐山人詩瓢也古今詩話

威遠李剛淳熙中以忠州別駕歸隱白茅山中于賭

錢堂側築秀發齋吟咏自適齋銘曰前山特秀入我

聽戶朝來爽致起我幽趣望天宇之澄明何迷途之

獨悟挂順終日爲蝶爲周兩忘之矣聊舉扇以自障  
豈西塵之能汚行歌山中採其薇矣雲外飛鴻悠然  
來去而弋人何慕哉

山居錄

張延賞妻苗氏有精鑿特選京北第皇爲婿皇不拘  
小節延賞悔之漸見輕怠皇遂辭東游妻贈物七馱  
皇每之一驛則附一馱以還行經七驛所還都盡延  
賞莫之測後持節西川代延賞苗曰必韋邛也延賞  
笑曰同姓名者何限來早方知不誤皇鎮蜀與客宴  
郡西亭方就食忽暴風雨驟峴有寇垂首於筵吸其

酒且盡者似驢韋惡之遂罷宴豆盧順在坐白曰祥符也虹蜺天使降於邪則矣降於正則祥公正人也後旬餘拜中書令

宋朱保衡營丘人咸平中爲東鄉主簿王均反其黨寇東鄉縣令棄城走保衡堅守城陷遇害子咸熙年十三被獲聞官軍至開州變姓名奔之見主帥曰某東鄉主簿子也不幸父死於賊老母在青州乞帶出境帥憐之俾騎以從事聞授濠州定遠主簿蘇舜欽誌保衡墓嘆其忠節且善咸熙幼弱而能避難云



趙抃爲益州轉運使再知成都窮城小邑行部無不

至常入雅訪隱士王潛

雅州志

文同梓潼人以學名世操韻高潔常入雅爲王潛書

濯纓亭黃庭堅常訪張閻於雅

雅志

刑部侍郎胡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尚舊名志高

方孝孺之教授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

師高廟重之革除間爲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廷

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一日受戮

四川嘉定  
明榮縣人

岳池縣教諭程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間以明經

太和四年尚書劉遵古領渡康蜀先是蜀人有富畜  
群書劉既至嘗假其數百篇然未盡詳閱明年夏涪  
江大汎突入壁壘濱里中廬舍壓數日水勢始平劉  
之圖書雖玩盡爲暴水濡汚劉始舍列于庭以曝之  
後數日于郡書中得周易義一軸筆勢奇妙字體稍  
古蓋非近代書也卷末題云上元年二月十一日因  
讀周易著此正義從此易辨十二三歲至一人八千  
口當有大水漂溺因得舒轉躡蹻衡陽道士李德初  
劉閱其題嘆且以召賓緣視之所謂歲至一千八千

曰者太和字也自上元至太和凡更彌十有三矣與其記果相契然不知李德初何人耳

太平廣記

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遊青城詣老人村坐壞其竹牀孝先欲償其值老人曰子視其下書云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孝先因師事之名聞天下

趙達生於南渡之後性聰明身矮面麻尚質朴好讀

書年八歲隨父自內江徙之資中盤石縣北街居住

夏月夜涼常遊街吹笛爲戲是年時疫盛行一日達

吹笛至北街茶肆老嫗與達言近有五人來店喫茶  
見吹笛過各迴避自後疫遂止人疑即五瘟使者又  
一秀士貌類炳靈公入茶店囑老婦云趙達有濟貧  
之心必獲善果言訖忽不見後日達到店老婦具述  
此言達聞徑赴廟謝空中云來年轉對大廷必慰大  
下三年後當入相後爲嶽府尚書

右出炳靈記

蔡魯公卽成都一日於樂市中遇一婦人多髮如畫  
者毛女語蔡云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所在蔡後  
以九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相國寺資聖閣

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  
書其人忽不見落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後  
貶長沙死于東明寺因就葬焉呂辨者蔡門人蔡罷  
疎履盡散獨呂送至長沙呂乘間問蔡云公高明遠  
識洞鑒古今知國家之事必至於斯乎答云非不知  
也將謂老身可以幸免

錢氏私誌

天彭天台禪院前致仕將軍彥錫所創也僧行燿掌  
之刺史安思議男守範與賓客聯句以紀其持守範  
曰偶到天台寺因逢物外僧定我推宮楊鶴夫曰忘

機同一祖出語難三乘前懷遠軍周述曰古德玄意  
遠外密虛景澄前眉州判官李仁肇曰片時松影下  
聯續百千燧遂請大師義西八分書于牌翌日有貧  
子乞食于院見而局聲讀之曰人道有初無尾此則  
有尾無初後五年百額俱碎不如尾句者乎院僧驅  
逐貧子曳杖四顧曰此後生不遠千里卽欲到來人  
以爲狂果五年誅思謙守範伏法昂夫暴卒此則首  
額俱碎之義也行燧歸寂住持僧適有興元歸則是  
不遠千里之義也貧子之言一無謬焉

楊鼎夫成都人嘗遊青城過阜江瀨而又出有老人  
以杖接引且笑曰元是鹽裡人旋失老人所在因作  
詩紀之曰青城山峭江水寒欲渡當時值急湍一棹  
狂風趨遠岬舟逢危石碎前灣手扶弱杖倉皇處命  
在洪濤頃刻間今日深思無以報令人羞說雀啣環  
至成都與知己言竟莫曉

鹽裡之義後判鹽鐵院感野人疾暴亡以鹽裹其屍歸

虞文靖公集在翰林一夕夢兩朱衣引至一官府見  
一人服王者服乃孔子也公跪于陛孔子謂曰汝集  
善爲之公退至殿陛一跌而寤公恐遺忘口誦所言

俄而聞叩門甚急亟起乃主詔議事二使以上廐  
馬翼公至承天殿朝臣及諸學士俱集王曰上宴駕  
上都某欲竊神器僞使者齎詔且至卿等在廷苟以  
處之衆無語公默省夢中語乃進曰殿下爲中令監  
國宜卽大位於是定計論中外初國璽在上都乃蠟  
爲天子印章頒詔先遣使守古北口候僞使者殺之  
焚其書此臨大事決大疑聖人假夢以堅公之志耳  
翰林院侍講葉桂章爲士時妻彭氏取絲繭黃白混  
入盆中忽成微赤色異之乃易以水獨用純白繭取



之絲色愈鮮赤白相間不紊如文錦人已卜葉桂章  
之兆世雅志

李夷簡元和末在蜀蜀市人趙高好鬪常入獄蒲背  
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背見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  
患害左右言于李李大怒擒就廳前索新造筋棒頭  
徑三寸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數三十餘不絕經旬

日袒衣而歷門叫呼乞脩理功德錢

曹陽雜俎

蜀小將常以卿常表微堂兄也以不喜畫畧好割青  
其季父嘗令解衣視之背上刺一樹樹杪集鳥數十

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  
卿咲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否晚鏡寒鴉集耳又蜀  
人工於刺分明如畫或言以黛點則色鮮成式問奴輩  
言但用好墨而已

同上

張芬曾爲韋南康親隨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  
定雙輪木磓常于福感寺趨鞠局及半塔彈力五斗  
常揀何陽巨笋織竹籠之隨長隨培常留寸許度竹  
籠高四尺然後放長秋深方去籠伐之一尺十節其  
色如金每塗牆方丈彈成天下太平字

西陽雜俎

則天朝太僕卿來俊臣之疆盛朝官側目上林令侯  
敏備事之其妻董氏諫止之曰俊臣國賊也勢不久  
一朝事壞奸黨先遭君可敬而遠之敏稍稍而退俊  
臣怒出爲涪州武隆令敏欲棄官歸董氏曰速去莫  
求住遂行至州投刺叅州將錯題一張紙州將展看  
尾後有字大怒曰修名不了何以爲縣令不放上敏  
憂悶不已董氏曰但住莫求去停五十日忠州賊破  
武隆殺縣令畧家口並盡敏以不許上獲全後俊臣  
誅逐其黨流嶺南又獲免

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析字言人禍福  
求相者但隨意書一字即就其字離析而言無不奇  
中者名聞九重上皇因書一朝字令中貴人持往試  
之石見字卽端視中貴人曰此非觀察所書也然謝  
石賤術據字而言今日遭遇卽因此字黥配遠行亦  
此字也但未敢遽言之耳中貴人愕然且謂之曰但  
有所據盡言無懼也石以手加額曰朝字離之爲十  
月十日字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當誰書也一座  
盡敬焉中貴馳奏翊日召至後苑令左右及宮嬪書字

卷之六十四 二

示之皆據字論說禍福俱有精理錫賚甚厚并與祔  
承信郎緣此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  
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是日座客甚衆  
石詳視字謂朝士曰此閣中所書否曰何以言之石  
曰謂語助者焉哉乎也固知是公內助所書尊閣盛  
年三十一石自是也也以也字上爲三十下爲一字也  
然無官寄此常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曰正以此爲  
撓耳蓋也字着水則爲池有馬則爲馳今池運則無  
水陸馳則無馬是安可動也又尊閣父母兄弟近身

親人當皆無一存者以也字着人則是他字今獨見也字而不見人故也又尊閣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以也着土則爲地字今又不見土也二者俱是否曰誠如所言也朝士郎謂之曰此皆非所問者但賤室以懷妊過月方竊憂之所以問耳石曰是必十三個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孰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滌竒怪固欲不言則吾官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着虫爲虺字今尊閣所妊殆蛇妖也然不見蟲蠱

則不能爲寧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嘗以藥下驗之  
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固請至家以藥授之果百數  
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共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秦浩

雜聞

往時川蜀俗喜行毒而成都故事歲以天中重陽時  
開大慈寺多聚人物出百貨其間號名藥市者于是  
有于牕隙間呼貨藥一聲人識其意亟授以千錢乃  
從牕隙間度藥一粒號解毒丸故一粒可救一人命  
夫迹旣叵測故時多疑出神仙政和間祐陵以仁經

惠天下嘗卽上洪寶錄目之前新作兩亭左曰仁濟  
給藥治疾苦右曰輔正去符水除邪鬼因遂詔海內  
凡藥之治病彰彰有聲且悉索其方書上之于是咸  
都守臣監司奏命相與窮其狀乃始得售解毒丹家  
蓋世世懼行毒者嘗害故匿其迹非有所謂神仙也  
旣據方脩治得其全卽并藥奏御事下殿中省上曰  
朕自弛天子所服卽以濟元元母煩有司也由是殿  
中省群醫師驗其方則王氏博濟方中之保靈丹方  
爾當是時尤子行道頌殿中監事故獨得其詳吾落



南來用是藥嘗救兩人非葫蔓草毒得不死蓋不可

不書

鐵圍山  
荒談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爲子數歲美姿首民  
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  
曰固可詐爲也固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  
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携至成都教以  
新聲又絕警慧益祕之不使人見人以爲奇貨里巷  
民求爲妾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  
游好事者踵門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乎謂之看

錢久之有基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  
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  
飲使女子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大  
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  
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清尊錄

熙寧間蜀中曰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  
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  
翼人或儒冠而僧衣或爲帷以見象米芾好帷常戴  
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爲活卦影

拊掌錄

偽蜀廣政甲子歲蜀王今黃居寀往葛仙山脩蓋仙  
山化圓至彭州棲真南軒畫水石一堵自未至四而  
畢敏而復妙者也居寀筮以子也畫藝不讓于父後  
歸朝授朝請大夫寺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爲翰長  
陶尚書毅殊禮相待今攷棲真南軒尚不知在何所

烏睹水石名筆哉

畫苑  
以下附圖考

花蕊夫人蜀王建妾也後號小徐妃者大徐妃生王  
衍而小徐妃其女弟在王衍時二徐坐游燕汚亂亡  
其國莊宗平蜀後二徐隨王衍歸中國半塗遭害焉

及孟氏再有蜀傳至昶則又有一花蕊夫人作宮詞  
者是也國朝陛下西蜀而花蕊夫人又隨昶歸中國  
昶至且十日則召花蕊夫人入宮中而昶遂死昌陵  
後亦感之嘗造毒虜爲患不能遂太宗在晉邸時數  
諫昌陵而未克去一日從上獵苑中花蕊夫人亦側  
晉邸方調弓矢引滿擬走獸忽回射花蕊夫人一箭  
而死始所傳多僞不知蜀有兩花蕊夫人皆亡國且

殺其身

鐵圍山  
叢談

土官高勳女嫁爲副招討楊世仁妻生三子先是楊

世仁謀擒高繼恩恐其妻知聚謀於道院數月不歸  
妻覘知之乃以鐵鑽係其二子使人謂其夫曰尔殺  
我父我殺尔子世仁不敢動高氏之祀賴以存此亦  
夷女之知勇貞烈也夫之於古雍糾季姬事有難者  
宜特紀之

出雅州志

外紀四卷終

補續全蜀私仇文志卷之五十

黃岡杜應芳

裁訂

景陵胡承詔

志餘

外紀五

上元人鄭大清元避於廬山龍虎山卒人以爲神洪武初祠之慎觀蔡松續水經引古蜀志知爲尹伯奇也

出雅州志

漢扶嘉生一女幽居一日遊於溪畔恍惚有娠年余

產一物無手足眼目形像嘉怒劈爲九段投之溪中  
須臾化爲九龍嘉異之示雲安人不得于溪中取魚  
嘉臨終有記云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塩井沒後  
其文示以井脉處所掘開遂得塩井時民共立嘉爲  
井主至今爲雲安井神封爲昭利廣濟王又封九龍  
爲龍王今爲九井之神同上

杭州郎仁寶

瑛

所著七脩類稿載餘姚楊安世

撫

論

天下山川之奇云平生所見峰巒石洞無出於四川  
雅州去州數十里石壁一帶有筆峰長短數千下

有深岩懸石數百皆五彩錦川文石青白紅紫燦爛  
奪目至此而精神爲之恍惚也州守從字州判凌眼  
常刻唐人詩補天餘彩石縮地入青山之句於岩壁  
邂逅予于邛州出郎子之書以示予因志之

出雅志

老人村在灌縣西七十里岷江之南青城山之西北  
中有平阜一餘如秦人之桃源昔人避難其中多享  
年壽故名或謂潛夫張不群因入山採藥浹旬不返  
見一老叟致敬而問之曰吾族本丞相范賢之裔范  
知李雄之祚不永挈吾輩居此爲終焉之計蘇子瞻



云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  
鹽醞而溪中多枸杞根盤如龍蛇飲其水故壽圖經  
云即老澤也又按夷堅丙志云青城老澤東坡集中  
所載不食鹽醞年過百歲者蓋此也平時無人至其  
處關壽鄉與同志七八人作意往遊未到二十里日  
勢薄晚鳥鳴猿悲境界淒厲同行相顧塵埃之念如  
掃策杖徐進久之山月稍出花香撲鼻諦視之蒲山  
皆牡丹也幾三更乃得一民家老人猶未睡見客至  
欣然延入布蓆席而坐客謝曰中夜爲不速之客危

僕尚遠無所得食願從翁賒一食明當償值矣翁曰  
幸不糲食見鄙敢論值乎少頃設麥飯一鉢菜羹一  
盆當席間環以椀揖客坐食翁獨據榻正中坐俄然  
一物如小兒狀寘于前衆莫敢下著獨壽卿擎食少  
許翁曰吾儲此味六十年規以待老今遇重客不敢  
愛而皆不願何也取而盡食之此松根下人參也明  
日導往傍舍亦皆爭相延饌曰茲地無租稅吾廬山  
爲隴僅可播種以贍伏臘縣吏不到門或經年無人  
跡諸賢何爲肯臨之留三日始出山凡在彼所見百

人其少者亦龐白髮畧無兒曹近巖道漸通漸能致  
五味而壽亦衰今屬滋茂鄉

灌縣志

黎州風穴山旁有風穴間有氣出湏臾風起號怒如  
雷

敘州小深山四時常雨霖霖不止俗呼爲人漏天小  
漏天

大隋者成都古天彭之西嶺名利昔神照天師演天  
宗乘燒蛇于此時有一白蛇蟠錫不就藝師曰做這  
個形骸猶不肯捨乃于七佛地後卓錫爲井井上立

廟名曰白龍君國朝正統十三年歲在戊辰六月二十井水忽自湧出源更犬至樓殿震動僧方擊鼓號鐘以警有衆見其勢不可遏遂攀岩緣木奔騰四走及回視之前後樓殿周環廡宇悉皆陷沒惟溷廁在山側不預災焉

由漣陽軍遡牛溪而行有里溪益遠而山益峻及其源窮山峙地境幽絕人跡罕到邑士王道等世居之一日有僧至其地乞食食訖假寐于磨上齟齬有聲王山見龍蟠睡訝之旣而求一袈裟地及展衣覆其

處募工匠爲巨室遂陷爲池木葉入池即有鳥啣而  
去之時以接骨方遺王氏至今成都禱雨則必命王  
氏至澗乞水則雨隨至名其池曰滋茂

惠州鳴玉溪有花如蓮葉如桂艷賦當時亦無有識  
之者白樂天賦詩云如折芙蓉栽旱地似拋芍藥掛  
高枝雲霓世隔無人識惟有南賓太守知士抱道懷  
奇埋光鐘米于山林臯壤間如此花多矣

韻語陽秋

釣魚城下十五里溫湯寺山如翔鳳泉出山中氣勃  
勃流爲浴池又從池繞出殿前爲大池狂廻曲折水

清煖可掬有魚黑色游池中又左流太前浴池池三四皆覆以屋又從池繞山下流入江亦一勝境也陳督學王叔行部合州因遊焉有遊溫泉燕懷社中諸子詩

河上格談

集真洞在開縣北十里嘉靖五年掘出一碑記云內有肩日月其明如晝爲真人所居故謂之集真洞傳聞漁人遇暑夜嘗見人在彼河內沐浴有應谷聲俄而遁入水中去疑其爲洞仙也

開縣志

老龍洞在開縣西北八十里洞門方廣五尺深不可

測以火燭之行三里許有水池極深凡遇旱禱雨輒  
應相傳宋時旱有所雨者入洞中取水忽迷路遂前  
行三十里見一大宅院有一老嫗曝米容後園中有  
犬數百五色斑斕各自爲隊或躍或舞或偃或卧殿  
堂門應金碧輝煌老嫗問曰汝來何爲其人據實以  
對且賜飯食之甚美老嫗嘗以身遮護恐爲群犬所  
害乃曰此不宜久居我授汝一竹杖持此可知前路  
至洞口置之慎勿持去亦勿回顧又以白米一升貽  
之其人回至洞口行百步回視竹杖乃龍也頭角崢

噪牙爪奮露奔至家視其米皆珠也其人年八十五

卒

開縣志

潼川射洪縣有飛石巖巖斗絕峭壁直數十仞下瞰  
江流鑿石徑以通行道有巫山士人嘗以關節豫購  
試目自謂得雋猶撥之耳比赴省試騎而過巖下忽  
飛石自空墜中士人立蹙而騎逸去從者駭散棄不  
收俄而回庠某亦應試過爲櫓而歛之殯于旁寺廡  
下心念行且返吾爲歸爾骨夜夢士人來告曰某不  
幸以賄瀆進致天譴幸君收遺骸願奉試目助君得



雋爲謝是秋其人果與解額遂返士人之觀于故丘  
因號飛石巖而鑿石爲士人中石墜馬像示戒行者

像至今存

潘士藻開  
然堂類纂

周末殺萇弘于蜀血碧色入地化爲碧壘數里內土  
皆青色故蜀有青泥坊

蜀有蠶女父賊掠母誓曰得父者以女妻之馬驚躍  
而去數日父乘馬歸馬嘶鳴不已父曰人非彼類乃  
殺馬曝皮于庭皮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桑上女化  
爲蠶食葉吐絲蜀人塑女爲祠謂之馬頭娘

以祈  
蠶

成都寶相寺備院小殿中有菩提像其塵不集如新塑者相傳此像初造時匠人依明堂先具五臟次四肢百節將百餘年穢塵不凝焉

酉陽雜俎

成都左綿龍角之建刹也工匠告完而利名未舉闍梨建會禱于佛請是日忽聞鴈陣鳴空緇檀引領仰觀鴈行乃成無爲二字遂巨書以榜其寺云

近有盜發蜀先主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碁倚榻十餘盜發馬懼拜謝一人顧曰尔飲乎乃各飲以一杯蕪乞貝玉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外口已漆

奕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剝如

卽縣何武墓側有尹姓者犯其墓輒死正德丁丑正月尹喜竊其磚石事發繫華陽獄三月火焚其居二十九喜死是日其中堂墜土突出如席高二尺出是觀之正人君子百世之後精靈尚如是良可畏夫

成都西金容坊有石二株舊曰石笋前秦遺址諸葛孔明掘之有篆字曰蠶叢起國之碑以二石柱橫埋中連以鐵一南一北無所偏倚又五字濁歇燭觸蠶時人莫曉後范長生議曰亥字歲濁字可記主水災

寅卯歲歌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可記主火災  
辰戌丑未歲觸字可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可記主豐  
稔後以年事推驗悉皆符驗見萬花谷

僞蜀廣政末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中有紫文隸  
書太平兩字時以爲佳瑞有識者云不應此時須成  
都破後方見太平爾自王師平蜀頻施曠蕩之恩仍  
有太平興國之號茅亭客語

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栢柱上有木文  
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備知州比

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

王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養之

茅亭客話

成都添工艾延祚甲午歲爲賊所驅於郡治令造漆  
器五月六日忽聞鼓聲及南門火起乃天兵至郡  
也延祚窘甚緣上大樹置穢葉間見天兵往來搜捕  
殺戮狼籍至夜遂下樹臥積屍中及中宵聞數千人  
傳呼聲頗類將使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  
聞按籍點名禮屍間呼一一應之惟不呼延祚乃知  
聖朝伐叛討逆悉奉行天誅也

茅亭客話

于一室內設食遺衣夜深親就異譚復具酒斂曰我家惟有老母君若乘龍携妻去可且留之待到官來迎亦可異恩之良矣謝曰丈人旣以心托我妻本出官人能歌好飲多放蕩幸丈人拘束之妻與異言泣而別異到官方謀遠迎其妻忽一日有達書者啓視之則妻書也大畧言妾本歌妓初入官禁清歌妙舞今君棄我妾已歸翁子少年矣異覽書不勝怒憤拋官至泗水本欲見翁及其妻殺之訪尋不得但見一大塚林木森然異毀其塚見其妻已死在塚中廼取

尸祭別葬之而去

太平廣記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後在告里居不法俱卒數年有金堂小吏素遊其門一日過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色甚慄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停立梁曰過我家見我子孫傳我言無爲不善我在冥司徒有悔心耳周獨悵然無語吏曰公何以教周曰過吾鄉煩語隣人張七公幸爲我呵護樵牧冥感無極矣言訖黑風蓬蓬而來遂不見

綠雪亭瑣言

迎龍觀在開縣東一里神仙山頂舊傳觀中道士每歲一人登仙入道以先後爲序屆期觀中預爲設醮拜章沐浴更衣以俟觀者不啻數千里時音樂喧闐燧火輝煌長橋如虹自空而下登仙者升橋而去冥知所之有一異僧至知其爲妖也投劍以俟須臾橋成卽揮劍斬之有物墜地長丈許如牛舌狀血流滿地莫却爲何旣而于溫湯井後石洞中見一巨蟒舌斷而死乃知何者登仙之士皆爲蟒所吞自是妖患

遂絕

開縣志



荊經縣尾屋山中無虎豹峨眉僧壽安語予云此山  
中有獸不知其名類畫圖中之角端遇虎豹則食之  
而不傷人僧護養之以爲此山之衛僧衆相傳以爲  
佛境予聞角端止殺今又聞能除害其瑞在麟上矣  
漫志之以詒博物者

出雅州志

貞元末資州得龍長丈餘西川節度使韋臯匿而獻  
之百姓縱觀三日爲煙所薰而死

資縣志

大順元年六月資州兵王全義妻如孕覺物漸下入  
股至足大拇痛甚拆而生珠如彈丸漸長大如杯

同上

蜀將軍皇甫直別音律擊陶甌能知時月好彈琵琶  
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  
麤賓因更絃再三奏之聲猶麤賓也直甚惑不悅自  
意爲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聲如故試彈于他處則  
黃鐘也直因調麤賓夜復鳴彈于池上覺近岸波動  
有物激水如魚躍及下彈則沒矣直遂集客車水竭  
池窮池索之數日泥下交餘得鐵一片乃方響麤賓  
鐵也

西陽雜俎

華陽雷平山有田公泉飲之除腸中三蟲用以浣衣

勝灰汁

同上

胸臆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

鹽

同上

資州有石方丈走行數畝

蜀後主有桃核二扇每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

蜀中有竹窠蜂於野竹上結窠其窠甚密其色可愛其倍于常窠

鍾會克蜀于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

下玉伯昇後渡江乃遂飛入水

蜀後主禪造一大劍長一丈三尺以鎮劍口山往往  
人見光輝後人求之亦獲

成都朱善存家世寶劍每生神芝則天下宴清如  
安史黃巢難作皆生異煙上屬于天以此卜治亂不  
差毫髮

孟蜀時軍校張敞得一古鏡濶尺餘光照室寢處不  
施燈燭敞遂珍藏自得鏡詭無疾病

蜀王宗壽得鐵鏡晦不可觀一日忽光彩因見市舍

一書衣小兒牛角獨坐令來訪欣然肯來因曰鐵鏡  
神物當以還宗壽與之鏡揖而去

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  
頭作二穴若雲版樣益以叩于項下如盤嶺狀兩側  
餘錦則擁覆于肩名曰鴛衾

大曆中成都百姓郭遠因樵獲端水一莖理成字曰  
天下太平詔藏于秘閣又西川一縣不記名吏因換  
獄卒水薪之有天尊形像存焉酉陽雜俎

唐東蜀大聖院有水像製度瑰異者老相傳云項自

荆湘沂流而上歷歸峽等郡郡人具舟楫取之千夫  
牽挽不至岸至渝州人焚香祈請應聲而住郡守及  
百姓遂攝大聖院安置之

太平廣記

合州赤水縣有趙鸞奴者居大雲寺地中初毋孕數  
月產一虎棄之江已復孕產一巨鼈已又產一夜又  
長尺又棄之復孕數月產鸞奴眉目五官一一皆具  
自項以下其身如斷瓠亦有肩背兩手足各長數寸  
無肘臂腕掌于圓肉上各生六指纔寸餘爪甲亦具  
其下兩足一二寸亦皆六指既產不忍棄之及長只

長二尺善入水能操舟性甚狡慧詞喙辯給以捕魚  
宰膠爲茶每闔船驅灘及歌竹枝詞較勝必爲首魁  
市肆交易必爲牙保常髮髡緇衣民間呼爲趙師晚  
歲但禿頭白衫而已或拜跪睡躍倒撲于地形保露  
人多啖之或乘驢遠適只使人持之橫臥鞍中若衣  
囊馬有二妻一女衣食豐足或擊室家力不可制乾  
德初年僅六十腰腹數圍面目如常人無異其女右  
手無名指長七八寸亦異工人

太平廣記

洪武四年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盆

得之于羅鬼國養龍坑牝馬與龍交而生者身長十  
有一尺首高數尺足之高比首殺其二尺有肉隱起  
項下約厚五寸廣三寸餘其脈絡腹至尾間而上精  
彩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辟易羈勒不近近則作  
人立而吼 上謂天旣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  
撰祝冊詔有司以牲醪祀于馬祖然後勅典牧副使  
高敞囊沙四百斤壓之人躋囊沙上使之遊行死中  
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朔月禮于清涼  
山壇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



豫賜名飛越峯復命御用監馬晉臣繪其形藏焉

齊建元中涪陵郡蠻民田隄所住巖間常留雲霧氣有  
聲響激若龍吟求之積歲莫有見者云四月二十四  
日巖數黑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鐘一枚又有器  
名淳于殫人以爲神物奉祠之

南齊書